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復合
同憑
申法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七

孝宗皇帝十七

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進呈門下後省看詳司狀太社令葉太廉劄子奏乞詔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寔封差人置歷付所取庫務官勘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降下戶部除破如南庫封樁庫各下提領所其他倉庫理合一同所貴杜絕姦弊本司看詳欲依所陳自合遵依　祖宗舊制應在內官司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由司　上曰此良法也可依　癸未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推

不買北物

場官御前恐有曾經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界　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髮不曾買宮中並無唯遇　太上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度守盱眙嘗獻淮白卻而不受近蒙　太上皇帝賜得數尾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北物再三戒勅令供責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狀尚留尚書省卿等可取觀之雄等奏陛下豈獨奉養儉素只如珠玉圖畫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　上曰　太上皇帝留得圖

不喜珠玉圖畫

畫一百餘軸皆名筆也亦未嘗掛蓋天性不好雄等

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則衆欲生焉陛
下一意於天下事無他嗜好真堯舜主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伺其所
好以投之所好一形於外則來者紛然皆得以乘
間而入矣武王聖人也受一獒之獻而召公有憂
之作書累數百言其防微之意深矣漢文帝即位
之初有以千里馬試帝意者帝曰吉行日五十里
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
儉清靜之治者二十餘年實由此其基也切惟
壽皇聖帝於此物無所取於滋味無所嗜於圖畫
無所好豈特天性恬淡不爲外慕亦由聖見高明

誠足以知其為有損而無益耳移其玩物之志於
萬幾兢業之間此所以勤政務學獨出於百王之
上而小人終無所投其隙也歟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聞禮係 太上皇后姪女夫
特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趙雄等奏在法雖戚
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呈試並不許陳乞添差
上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卿等理會得是可留下
文字今後有似此等事切須執奏 四川制置胡元
質奏夔路運判韓[illegible]奏夔路之民為最窮而諸州科買
上供金銀綃三色民力重困所有大寧監鹽課委有
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

免夔路科買金銀

幸佑聖主命太子讀經史

鹽課趲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合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與民間每歲貼助其費民力可以少蘇 上曰監司郡守興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奏夔路之民最貧韓瞭為漕臣措置此錢以免科擾宣力甚多 上曰不可不旌賞尋加瞭直秘閣 雨雹

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 上儲宮也 皇太子從召史浩曾覿入侍 上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然如新喜而念舊與至明遠樓下 上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

錢良臣失舉自劾

竄茹驤

詔前宰執侍從言事

並讀 上曰先以經爲主史亦不可廢、庚寅參政錢良臣以失舉茹驤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鐫三官癸巳詔户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磻老各降三官以保舉茹驤坐失舉也先是驤知湖州長興縣侵盜官錢入己事發免眞決台州編管籍没家財故有是命 甲午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 上曰卿此奏尤爲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間民情丙申詔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

禁兵官褻慢

令後如有已見利便聽非時聞達即不得輒陳乞恩澤自述勞績之類其責降官不在此限　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棣奏每遇宣押打毬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於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榻前斎煩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自今後遇有宣押從本司約束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朝不失禮燕不失恭然後法度正而堂陛之分嚴若燕私之際武夫兵將輒侍恩昵干求奏請輕瀆王威則亦幾於褻矣　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棣之請蓋肅威嚴謹名分防狎慢之意於是乎在此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編淳熙條法事類

癸卯進呈淳熙海行新法　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門編類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聚載於一處開卷則盡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雄等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檢閱多為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陛下智周萬物俯念及此創為一書所補非小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格式申明體倣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門修纂別為一書若數事共條即隨門釐入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為名　三月庚午進呈知鎮江司馬伋言用石修砌湖閘門浚海鮮河使舟船有所艤泊之所　上曰司馬伋浚河修閘惠

詔漕臣通融計歲

利甚廣可除寶文閣待制　丁丑宰執奏事　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劾之吾民已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為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益其耗盡庶乎郡邑寬而民力裕也趙雄等奏責任漕臣盡於此矣陛下厲精圖治加惠元元軫念及此天下之幸也於是出御筆手詔以戒諸道轉運詔略曰分道置臺寄耳目于爾漕臣職在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於病民厥或異此朕

聽臣大
親避嫌

賑東淮
災鼠

何顒爲汝等得不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令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　乙酉進呈除目李嶧欲除太府寺丞去年七月三日注籍　上曰可錢良臣奏李嶧乃李如岡之子臣李如岡之婿今臣備數政路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欲乞與外補　上曰李嶧以論薦陞擢不因卿進然卿既已親嫌爲辭可與近見闕知州軍差遣　是月高郵軍通泰等州去年以田鼠爲災田穀絶收命賑之　雨雹　夏四月丙申上曰伯昌近自太府寺丞除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其家却懇請　德壽宮欲改除少監朕思朝廷卿監又

裁差數　添員

封庫朽　椿貫

非閤門御帶之比尤不可輕授趙雄等奏陛下至公無私愛惜名器雖宗室近屬戚里近親除授之際一毫不以妄與此可爲萬世之法　丁酉　上曰州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司屬官準此　五月甲子進呈提領封樁庫閻蒼舒狀封樁庫共管見錢五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拘收西庫綱運見錢對兌支遣其斷爛錢貫給工索之費　上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等奏陛下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　上曰朕不敢毫髮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

用實前此所無

臣留正等曰我　太祖皇帝削平僭僞諸國取其府藏而別儲之名曰封樁庫歲終凡國用之餘亦皆入焉嘗諭輔臣俟滿三五百萬當賂契丹以贖幽燕之民否則散滯財募戰士以圖攻取其規摸宏遠矣　列聖相承不替前烈　神廟所謂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是也　壽皇聖帝躬行節儉惜財賦中都封樁之錢至於貫朽建康京口江上諸處寄樁亦皆不下數百萬緡夫豈徒以聚財爲富而已蓋國恥未雪版圖未復他日北向大舉用以贍軍賦賞戰功此其聖志之所

不差奏祥瑞官

平彬寇出宸筭

在乎臣伏讀聖訓曰朕毫髮不敢妄費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嗚呼此眞　藝祖之志也臣故明著其事以諭守藏者俾勿忘

戊辰進呈秘書省狀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禮合差禮畢奏祥瑞官一員　上曰朕以豐年爲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　丙戌　上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峒擒捕誅勦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亦不易得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束手無策止日夜俟荆鄂大軍三千人至陛下亟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無慮四五千人自足破賊宸翰又云諸路養兵皆出民力

驅磨截留上供數

小寇不用畜兵何為卿為帥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訓戒方知驚懼遂專用本路鄉兵等不復指準大軍令日擒陳峒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非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王佐保明立功之人來先自下推賞然後及王佐也　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於參照且有以某事許截經總制折帛錢又有不以有無拘礙盡許拘截者緣所截窠名不一州郡得以容姦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合催名色經

保全李顯忠家

行銷豁各部各案既不關會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歲專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即時抄其所隸部分候諸州申到帳狀即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月戊戌進呈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其母兄弟等事　上曰師說兄弟呼母為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貨財以傾之豈為母之道耶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殁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來日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專務協和如或不悛即寘典憲未晚趙雄

等奏陛下聖慮及此不唯有補風教抑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已亥詔有司一無所問仰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奉宣恩旨副朕保全顯忠門戶之意既而王氏母子感泣謝恩旁人見者亦以手加額　上曰如此施行非獨可以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　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

秋七月癸亥進呈荊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　上曰令周嗣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敖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

不喜時新

甲甲子趙雄等謝昨日蒙恩賜新荔子流香酒
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嘉果俱不曾有昨
日新荔子蒙　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卿等朕昨
日食素亦未曾嘗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遠方
新珍之物奔走爭先勞人動衆害物甚多朕欲痛革
此事最不喜時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物
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惜也
臣留正等曰宣政以來羣檢用事凡四方花果竹
石之類皆假應奉為名水馳陸走騷動州縣殃毒
百姓其為禍也廣矣觀宣政之覆轍則　壽皇聖
帝盛德豈不為萬世無窮之法乎

重營建

癸酉進呈知臨安府吳淵狀修造後殿畢工　上曰朕本不欲修羣臣皆言此殿朽損不得已修之趙等奏此殿乃晰朝聽政之所及將來大禮陛下於此宿齋而朽蠹不葺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再三懇請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壯麗殊無勞費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官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校填滿諸郡東宮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閘堰橫被醲賞欲行裁抑詔曰賞

功還職不以濫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書讀每有除授可否不即以聞積累既多徒有所論不能濟於未然之前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木等皆以失職待罪 上曰謂之無罪可待則不可謂之放罪則丙等不自安只令依舊供職 甲申臣僚奏切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宰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近年因臣僚奏請凡沿邊守臣與帥漕臣并主兵官許用劄子自後他司內郡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并口口往往抵許前政陳說已能不知大體紊煩天聽欲望申嚴有司應

稽考章奏式　呈令上會要　王日休進九邱總要　刪驢騐等收稅令

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并乞令朝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上瀆天聽者略賜施行則人知警畏各安其分矣詔從之　是月進呈　令上會要一百五十卷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邱總要三百四十卷送秘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該載詳備安有可采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進呈勅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圈記戶令內驢騾馬舟船契書收稅　上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言　壬辰　上宣諭近建康行宮主

以屢豐年為喜

管匙鑰內侍將到江東諸州稻禾色樣皆十分結實令歲遠近皆豐熟可謂屢豐年也朕殊以為喜趙雄等奏陛下聖德日新故天報以屢豐年之祥　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朕當益務修德仰承天祐

臣留正等曰唐太宗即位之初一年飢二年蝗三年大水至四年米斗三錢行旅不齎糧輒震而矜之自以為行仁義既效驕心一生去王道遠矣己亥庚子之間連歲告稔　壽皇聖帝每對大臣不曰當更作好事仰荅天貺則曰當益修德政以承天祐寅畏如此夫豈有一毫驕心哉昔嘗觀睿訓有俯同正觀之意以此觀之太宗蓋不及也

上宣諭宰執批荅辛棄疾文字可劄下諸路監司帥臣遵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乞先申飭續具按奏御筆付辛棄疾卿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盖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為因循將兵不練例皆占破纔聞嘯聚而帥臣監司倉黃失措三也夫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亦豈待喋喋申諭之耶今已除卿帥湖南宜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强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

警諸路監司帥臣

刪去 繼絕 戶奏 裁令

罷樊 仁遠 謬舉

豐年 眞祥 瑞

再第有誅賞而已　上又曰亦欲少警諸路監司郡守也　辛丑進呈戶令內有戶絕之家繼絕者以其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　上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令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奏裁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等奏有似此欲悉刪去　上曰可悉令刪去　壬寅詔浙東提舉樊仁遠於盜賊將發之際輒薦雷㴬自代外託遜能內實避事又所薦雷㴬顯屬繆舉可罷新任

九月戊午趙雄奏前日已降指揮免奏祥瑞　上曰朕自有眞祥瑞豐年是也百姓家給人足瑞莫大焉

庚申進呈徐存劄子陳乞宮觀　上曰徐存曾中

因奏對盡知其人

刪縱盜罰錢令

刪無額錢賞格

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趙雄等奏曰陛下知人之明過於堯舜臣下凡一經奏對者輒知其為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　上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　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聽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及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　上曰　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

不忘恢復

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　上又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陛下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萬機之暇無他嗜好勅局所修條令皆勤乙覽去取之間輙經御筆竄定其勤於政理蓋前代所未有也臣嘗觀筭及舟車之訓而知聖人之遠慮觀縱盜受財之訓而知聖人之淵識觀有心利其財物之訓而知聖人之大

明堂復合祭

義觀設賞誘之多取之訓而知聖人之至仁故褒
而載之以著明　聖志焉
龜鑑曰乾道新書之上淳熙制書之呈聖天子究
心律令法爲之條事爲之類又親加之筆削焉如
騾馬舟船之稅則刪之曰不可利其財物捕獲不效
之罪刪之曰不可縱盜受財也一事之傷於民一
法之累於物莫不悉擧而去之聖心之不輕如此
又何弊政舛令之有哉
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　太祖　太宗配自乾
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熹
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合祭並侑焉從祀百神並依

復祖宗配
太太並禮

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奏乞行明堂并録連典故一 神宗聖語熙寧五年 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 太宗當宗祀令 太祖 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 神宗曰令明堂乃配 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 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

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夫凡爲天子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之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爲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竊以爲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爲王父則知父天者不專謂乎考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爲秘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

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圜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　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寶　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如圜丘獨明堂之禮皇祐二年　仁宗始創行之　太祖嘉祐熈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
上皇帝建炎二年旣祀圜丘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　太宗並配天地神祇饗荅福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旣覩祈穀七年又祀圜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　祖宗故事近遵　太上皇帝慈訓實爲當務之急淳熈三年三月壽圖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令禮官太常寺詳議而舉行之　丙子四

減放川茶虛數

加封李龍翰

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質奏川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榷軍興以來聚歛之臣增立重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共措置旋被隆旨俾之措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虧之數所合減於虛額凡一百四萬三百斤有畸其引息及土產稅錢共計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畸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詔從之　冬十月安南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初封制詞失錄不載　十一月乙卯朔宰臣趙雄等乞宣示御製用人論　上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

乞示人 催路常 創堂施腰
宣用論 諸羅平 斲不丹

而已豈爲卿等設邪邇來年穀屢豐雨暘時若中外晏然皆卿等贊襄之力 癸卯 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旨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故也 癸酉 上宣諭曰近蒙 太上皇帝賜到倭松眞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奏陛下不因 太上皇帝賜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 上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 太上之賜近嘗謝 太上皇帝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過此堂奉萬年之觴 太上皇帝已許臨幸雄等奏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可謂儉德矣乃蒙 太上

論賞罰出於無心

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謂孝德矣孝儉之德堯舜事也　上曰此堂並無所費不施丹雘數日間當與卿等觀之　戊寅進呈右正言黃洽劄子奏賞罰必欲當　上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昨亦嘗宣諭黃洽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尤不可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其久一賞一罰決不使之至於過趙雄等奏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　上曰中者朕朝夕所常行至官使人才譬

之器須得適當乃合於中若置之失宜則非中矣朕之於臣下初無喜怒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當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嘗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茍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奬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謂無心孔子論古帝王獨以堯為大者以其無心故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雪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今陛下如天之無心得堯之大得舜之中所以聖德日新治效日著蓋本諸此　是月雨土　十二月戊子進呈柴瑾具析

紫瑾以欺誕落職　嚴異姓恩澤法　罷二廣攝官

到薦舉王璞因依　上曰令歲免發海船而瑾乃以發海船薦舉王璞可謂欺誕矣特落職以為薦舉者之戒　甲午進呈士㒟乞將異姓恩澤與姪女夫張元質趙雄等奏在法異姓恩澤合奏有服親太常寺供到姪女夫無服　上曰既於法有礙令一放行遂為無窮之例攀援不已斷不可開　已亥刑部尚書謝廓然奏切見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煙瘴去處又有攝官定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挍副尉攝參軍助教權攝　上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可令二廣帥漕憲司將似此名色並日下解罷令後州郡違戾仰按劾施行如諸司違戾許互察以

暇時只好讀書　羞叔世之君所為　守恭儉兩字

聞　辛亥進呈知舒州趙子潒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劭荒廢職事、上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機務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為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冥冥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力矣朕又每守兩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即諭以此物是

卿所玩好者一切不留此皆讀書有得雄等奏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陛下躬行如此聖學高矣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學與經生學士不同必也見諸踐履措諸事業然後爲務學之實夫豈徒摘章句誦文義而已　壽皇聖帝躬行恭儉本於讀書有得又考前代興衰以其善者爲法不善者爲戒此眞帝王之學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者其在茲乎

龜鑑曰朕在宮中只看經史機務之外只好讀書講泰之九二而明君子小人之辨講萃之上六而知盛衰治亂之由讀禹貢因大禹之勤儉而戒人

主之貪心讀中庸爲天下國家九經一段而知治道之最切進正觀諫録覧宣公奏議聖訓嘗曰讀書不能行如陳隋之君何補而暇日取通鑑讀曰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法其所興戒其所亡口誦心惟未嘗去手是則 孝宗之講學又豈徒誦説云乎哉

論會計録

是月臣寮請會計財用之數爲會計録 上曰向者欲爲此録緣戶部取於州縣爲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税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

召馮偁不至

潼川府路言馮偁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

旌表楊
揄家

旌表潼川府中江縣孝廉里進士楊揄家門閭以本府上其嫡母賈氏夫死不嫁事舅姑以孝聞舅姑皆年九十餘無疾而終賈氏追悼喪葬盡禮至有芝草生於墓側楊揄事其母復能盡孝道時賈氏年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楊揄孝感所致也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七

放免臨安征税

日有戴氣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

孝宗皇帝十八

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内外及諸縣放免收税一年爲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内帑等錢對補之數 上曰朕於内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黄榜既揭都城歡呼蓋古今絶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人君德至於天爲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上曰二十八日恰是議放税時朕之本心只欲連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兹爲上瑞耳

臣留正等曰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税一又詔免

鎮江府開河道

田租之半又詔天下田租盡除之比蓋史冊未有之事而文帝何獨能行之揆厥所繇蓋恭儉之類也　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蠲減之令史不絕書至是乃放免臨安府城内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盡出内帑以補之捐利予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儉德之効實見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取以爲儉德之證云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逮言本府開閘海鮮河及新河等以便舟船　上曰楊子江天下至險不可艤舟趙雄奏鎮江舟船輻輳前此綱運客船漂溺不

魏王薨　論建儲事　不以進頌進職

少　上曰若多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　壬辰趙雄等奏魏王薨背乞寬慈抱　上抆淚曰朕鄉來躐次建儲者正見此子福氣頗薄耳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天也趙雄等奏昔建儲之初天下猶未能盡識聖意乃令方是曉然　上曰朕以宗廟社稷之重斷然行之　己酉進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興聖德頌　上曰可令宣付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衰嘗爲侍從惜其老矣欲與進職又别無名不欲因進頌也

臣留正等曰明主一嚬一笑足以化天下移風俗壽皇聖帝雖念侍從舊人終不欲因獻頌與之加

察官察事之敘 進仁宗哲宗玉牒 張栻卒 張栻廣西之政

職風旨如此四方聞之其敢復有以諂諛進者乎

丙午 上曰朕令察官察事甚好邇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之則吏治畢舉官邪悉去矣

是月進 仁宗玉牒慶曆三年至皇祐三年凡十年及 哲宗玉牒 頒釋奠儀

張栻卒初栻在朝未期年而召對六七栻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故不悅者衆坐是而出居三年 上復念栻除知靜江府增秩再任凡五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息公私兩病栻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煮鹽

之本一爲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栻乃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諸州兵食之不足者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才勇諭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千百數傳令溪洞酋豪喻以弭怨睦隣毋相殺掠示之恩信謹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横山買馬之宿弊諸蠻悅感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栻入境首劾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羣盜遁去又益爲教條諭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郡瀕邊屯軍主將每與帥守不相下栻旣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

伍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均犒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使從縣道階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栻慮其擾亟閱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一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募游惰號萬弩手栻爲奏去其病民罔上者數條並淮民出塞爲盜者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到數人仍有北人在黨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疆場之事毋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

張栻遺表不得達

朝以熟爲荒乞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栻劾大辨詐諼兇虐所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蓋宰相忌栻者沮之云栻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作遺表來上略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敝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御史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卻之　上迄不見也栻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　上知之其在靜江特進二秩爲承事郎栻之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

爲則皆人欲非天理此栻講學所得之要也栻嘗從胡宏講學宏告以孔門論仁之旨栻默然若有得者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武舉取將帥才

三月丙辰兵部措置武官舉補官差注格法　上曰武舉本欲取將帥之才令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爲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爲將帥庶幾得人

詔舉賢良

壬戌詔舉賢良内降制畧曰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體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豈詢求之路未廣而考擇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眞賢實能莫爲時出也中外侍臣若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俊異以名來上名儒茂才

詔舉賢良

太上帝后宴大內

有能稱吾詔者當崇顯焉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　庚午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　太上皇帝　壽聖皇后至太內開宴於淩虛閣下　上巾裹赭袍赴　太上壽聖榻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歲壽酒三行　太上　壽聖聮步輦以行　上亦步輦從至翠寒堂棟宇顯敞不加丹雘　上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瑩潔無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堂中石路橋少憩　上捧觴勸　太上次勸壽聖皆釂飲　上亦滿引更相勸酬者再三　上奏

太上曰苑囿池沼久已成趣皆 太上皇帝積累之
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 太上皇帝曰吾兒聖
孝感通神明海内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於是
曾覿退而紀實以進 詔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巵為太上皇
壽有臣業所就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
酒未央宮上皇謂吳越一家自古未有而太宗有
皆陛下敎誨非臣智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中燕
樂之言而史筆大書以為漢唐盛事然自後世
視之卻行之恭内禪之議亦不容無譏焉今觀
壽皇聖帝所以悅其親者二十八年之間父慈子

孝始終無間夫豈漢唐所可幾及覲之所紀特其一事耳嗚呼盛哉

龜鑑曰孝宗之嗣承大寶也史臣以孝謚之信非溢美冒雨扶駕其禮勤也入宮降輦其情眞也五日一朝其見數也或留侍終日或恭請燕遊其所以盡子職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顏悅好而喜不自勝步履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禮議所御之服曰此古人斑衣意也非常之慶與天下共之而聖孝達乎天下矣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禮御所賜之服曰此正昔人斑衣也罕有之典北使起服而聖孝達乎四海矣冷泉之遊杯酒相

給交子換銅錢

鬱太上欣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其至和眞樂可勝旣哉翠寒之遊步輦以從天子悚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囿成趣皆太上積累之功其克念厥紹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州利州甚多金州爲川口與商川接境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銅錢深恐泄入他界及四川毀錢爲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樁管從之 己卯 上曰進讀 三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御前後殿 大率日

講讀寶訓不倦

朱熹言去冗兵寬民力

旰方罷朝　日又御講筵過是恐勞聖躬　上曰朕樂聞　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及休假亦當特坐自是每講讀　上必注目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無倦　夏四月癸卯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賷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裒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

所恃惟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令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朱熹言近習害政

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置清要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齪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

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又何自而復宗廟之讎又何時而可雪耶

已酉進

呈洪輝奏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緣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流出身人依舊以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蔭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　上曰小使臣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

口小 使臣 三年 制 錫燕 儉德 中外 共知

邊職任所以不以禮法責之其蔭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豈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　五月壬子朔趙雄等奏謝昨日觀堂奏事蒙恩錫燕又蒙頒賜宸翰且終日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古今治亂之要躬行恭儉之懿可謂醉酒飽德　上曰昨日少款終日論道絶與聽絲竹不同又不設果草不具珍饌而醉飽自有餘居常燕設亦不過如此醉飽之外雖八珍羅列亦何用徒暴殄妄費耳雄等奏　陛下儉德中外所共知無不欽仰贊歎　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雨可喜趙雄等奏　陛下修德修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　上曰霶霈如此皆是秦

雨自方寸中來

稷稻粱過於雨珠玉矣眞大祥瑞也　上又曰連歲豐稔米雖至賤雨旣愆期朕不敢忽是時雨正霶霈

上觀雨笑曰此雨從何處來雄等奏從　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　陛下誠心愛民宜其感格如此

臣留正等曰人主一議蠲放之令而日有戴氣一萌祈禱之念而雨已霶霈誠心所形其荅如響天人感通之理焉可誣哉夫惟知天之爲可格然後知天之爲可畏矣臣故著其事以詔萬世

龜鑑曰敬天有圖荅天有戒淫雨爲災却膳不御國矣而猶勤以禱雨爲心蝗蟲爲害避殿以禳足

進讀寶訓終篇

矣而且有不可不至誠之訓關分遣祈禱之請則曰應天當以實閒恐懼修省之奏則曰朕聽卿言時和歲豐若可賀矣而曰君臣交修以荅天貺雨澤沾洽若可喜矣而曰益當修政以荅天意喜雨有奏則曰此雨從方寸中來荅天語臣則曰非但有變而後警嚴恭寅畏是其敬天之實者然也

乙卯史浩等奏進讀三朝寶訓終篇臣等竊惟學于古訓監于成憲傅說所以告高宗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羣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當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入告今 陛下久臨大寶歷年方永不待進言益勤典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

陛下其得之矣欲望宣付史館　詔從之　進　呈
廣南路經略轉運提刑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
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
審究二縣委不可割　上曰不若仍舊豈可輕更易
朕向來見有陳獻利害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
欲更改邇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
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審　甲子上曰昨日日間
雖小雨至夜霶霈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逮孳孳爲民
未嘗敢忽庶幾天心昭格雨暘以時趙雄奏聖德之
修固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懼而修也上曰成湯禱
旱之辭每疑好事者增益之且之不邇聲色自無女謁

人臣功業係於君

頌淳熙新書

論南北方文

何至於盛今曰女謁盛耶則是嘗果有此事矣　己卯進呈畢　上宣諭曰歷觀自古人臣功業之成否全係其當時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憲宗則能成功其後在敬宗文宗時則無聞趙雄等奏有堯舜之君然後有皐夔之臣有湯武之君然後有伊呂□皐夔伊呂若遇敬宗文宗亦無能爲而況裴度□臣贊裴度以爲非前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蓋□也　上曰然　是月頒淳熙新書　六月丙戌□□問周必大曰頃以敵中叢桂集示卿曾細看否□□奏已曾細看語多麤率　上曰北方之文豪放□白也麤南方之文縝密其弊也弱　甲午詔監司郡□

詔監司郡守公按剌　諭大臣扶持公道

所屬官或身有顯過而政害於民者即依公按剌或才不勝任而民受其弊者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剌若廉察素明而的知其興訟不當者則當爲別白其是否以明正其妄訴之罪不得一例文具舉覺從太府丞錢象祖請也　乙未趙雄等奏近日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
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蓋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彼小民暑雨祁寒皆未免於怨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奏居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譽安能勝衆人之毀也　上曰曲意徇人所悅者寡不

法科
兼附
經義

恍者衆及招人言親舊誰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所以曉臣下者其利害可謂明矣凡萬世臣子皆當佩服斯訓以為書紳之戒豈惟當時二三執政而已哉

壬寅進呈祕書郎李巘奏竊覩國朝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發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　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謂宜略倣　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共三道為一

因豐稔增修德政

趙彥中請禁偽學

場　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用俗吏必流
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實相為用且事涉科舉
可專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條具欲從臣僚所
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詔從之　丁未三省
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
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
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
上曰朕常思何以堪上穹之佑惟當增修德政耳
是月秘書郎趙彥中疏略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
機繫焉且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今
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

罷總漕司營運

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内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　秋七月甲戌進呈杜民表劄子乞住罷總領漕司營運上曰朕欲罷此久矣内外諸軍添給累重之人每歲共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降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營運並日下住罷仰逐司將截日終見管本息錢物實數逐一開具申尚書省

臣留正等曰總司職董軍饟運司專主漕計而迺以營運規息立邸店走舟車明奪商賈之利暗虧

不許門客理選限

優恤諸軍

國家之課長姦弊損事體莫此爲甚焉然其所以得肆爲者辭曰增給諸軍而已，壽皇聖帝命以他財給其費而悉罷兩司營運名正言順罷行之間其所存者大矣易之所謂理財正辭是之謂歟

乙亥進呈伯圭劄子將門客不理選限登仕郎恩澤再奏乞理選限 上曰於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許 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援例干請不已將何以阻之

丁丑進呈檢會六年詔應諸軍有家累因差出身故請過券食錢米並特與除破其無家累并在寨身故人即未該載理合一體 上曰合與銷破近來優恤諸軍事件無不

惡梁李珩交結　禁販解盐入界　執政臺諫子孫與祠

悉備平居無事須精加訓練不可使之太驕太驕則臨敵遇戰誰肯效命　八月乙酉進呈梁李珩乞宮觀　上曰此人不正近嘗貽書内侍啗之以利内侍以其書繳進趙雄等奏陛下化行中外雖暬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曩盛德事也　己丑臣僚言沿邊人盜販解鹽私入川界侵射鹽利詔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已措置禁止事件以聞既而吳挺言本司已立賞錢五百貫出榜行下沿邊屯戍統兵官廣布耳目嚴行緝捕從之　辛卯臣僚奏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宦遠方監司郡守趣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欲乞今後見任執政臺諫子

恐陸運勞民

免合州欠內庫錢

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爲考任詔從之　已亥
上謂輔臣曰漕河猶未通舟聞平江府月供闕米皆
雇夫陸運當此秋旱深恐勞民可權於百官米內支
供雖糙無害他時水生却令併輸　辛丑進呈台州
自淳熙元年至三年欠內庫錢萬餘緡本州引赦乞
除放內庫執以無例　上曰赦書所放內外一體其
除之
臣留正等曰昔唐太宗初即位詔逋負官物悉令
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追督如故
蓋有司執吝之弊其所由來久矣　壽皇謂赦書
所放內外一體此所謂大哉王言一哉王心者歟

置湖南飛虎軍　常朝大臣免宣名　印會子代納月椿

是月置湖南飛虎軍帥臣辛棄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臣節制仍以一千五百人爲額　旱　九月癸亥　上宣諭曰每日常朝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　上曰記得蘇洵亦嘗論此謂名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須多辭於是詔今後垂拱殿日參宰臣特免宣名續又詔除朝賀六參并人使在庭依儀其餘並免宣名内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名　詔印會子百萬緡均給江浙代納旱傷州縣月椿錢是歲二浙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檢放并賑濟計之合二百萬緡斛先是　上諭宰執

愛惜會子　儲蓄以備凶歲　朝廷臺諫不同

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趙雄等奏曩時會子輕矣聖慮深遠不復增印民間艱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擔挈民間尤以會子為便却重於見錢也上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散出過多豈能如今日之重耶　冬十月丙戌姚述堯進對因論今歲旱傷賑恤之政當務寬大　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　是日進呈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說遺表擬贈承宣使與恩澤　上曰前日給事陳峴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奏朝廷行事與臺諫不同朝廷須稍從寛臺諫當截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為稱職　上以為然　乙未趙雄等奏胡元質申

制蠻
黎

以濟較令
賑比守

黎州五部落蠻納降昨降旨諭以彼如來屈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我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上曰蠻人欲進馬三百匹并獻珊瑚等乞盟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却其獻止許其互市趙雄等皆贊美聖德

臣留正等曰不汲汲於市馬而坐制其降者聖人操縱之微權也却其所獻之物而許其互市者朝廷取予之大體也柔遠之道如此可為萬世法矣

十一月己未知隆興府張子顏言襄乾道之旱江西安撫龔茂良有請欲明諭州縣於賑濟畢日按籍比較稽其登耗而為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許臣茂良所請以議守令賞罰詔從之

賑南康旱傷

壬申進呈知南康軍朱熹乞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撥充軍糧　上曰南康旱傷已支撥米與賑糶賑濟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聖德簡儉苟不當用一錢不與儻利百姓則雖百萬不惜　上曰朕於内帑未嘗毫髮妄用上以奉

薄自奉於

二親下則犒軍而已至於奉養口體每戒後苑毋妄殺如鵝鴨並不令供又曰御馬院所養之羊每遇斷屠則以一口奉　太上一口奉　壽聖朕未嘗殺雄等奏史稱唐太宗天姿仁恕陛下蓋無愧矣　十二

黎蠻寇邊

月黎州五部蠻寇邊　是冬進呈　四朝國史志

户部郎趙師睪言紹興以來賦入綱目寖多中間雖

不置計

許總司

不度充易

賣牒回

將頭子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寛剩增添淨利等窠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爲財賦則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物併歸一處趙雄等尋奏戶部見有催轄司　上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之既有催轄司若更立總計之名徒重複無益也　是歳廣西帥奏乞降度牒充回易本錢　上曰度牒不可賣令漕司撥錢一萬付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八

不許内侍預軍事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九

孝宗皇帝十九

淳熙八年春正月癸丑權給事中趙汝愚奏中書門下省録黄陳源轉官差遣臣竊惟陳源係内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事體重大漸不可長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内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令内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是時内侍與主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任臣恐非 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甲寅 上宣諭曰陳源舊帶添差浙西副總管近奉 太上皇帝聖旨爲應奉有勞特轉兩官

趙汝愚因論內侍不可干預軍事其言極當甚不易得丙辰又宣諭曰陳源可與在內宮觀免奉朝請密院更具應內侍見帶兵官者可並降指揮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

臣留正等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左氏謹而志之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宦者干預軍政自古忌之矣敗國喪師莫不由此蓋至於唐世宮掖之變本朝西北之釁則又其權之尤熾而禍之甚著者也　壽皇聖帝嘉賞趙汝愚之奏至於再三即罷陳源軍職又詔內侍見帶兵官者並與在內宮觀永為定制其防微杜漸

犒設射藝精熟

義倉還以予民

所以爲後世慮者遠矣此繫國家安危治亂之大
者臣故詳而著之
戊辰宰執進呈諸軍犒設錢數　上曰此內外諸
軍射藝精熟人數也鄉來諸軍只習右手射近又教
習左手射頗精各支犒設以示激勸　庚午知台州
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
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　上曰常平米令低價出糶
若義倉米則本是民間寄納在官以備水旱旣遇荒
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州自有義倉米可令賑濟
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木待問奏事　上曰春
前一雪可喜待問奏近官僚對　皇太子賀雪語及

東宮
見識
學問

此皇太子曰大率芝草珍異之物皆不足爲瑞惟年穀豐民間安業乃國之上瑞　上曰東宮見識高遠待問奏近者因講周禮太府一節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其豐歉　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爲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思慮所及者又嘗對宮僚稱王佐天府之政云惟不畏强禦則可以立事不侮鰥寡則可以愛民爲政要不出此兩事耳　上曰學問過人如此誠社稷之福待問奏此皆自陛下家學中來　上曰東宮亦自儉約宮中受用凡百極簡無他嗜好又謙和慈祥朕常語之曰德性已自温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爲盡善　上又曰恭者不侮

禮遇梁克家

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亦常以此爲東宮言侍問奏臣亦切聞陛下踐履此兩句　上曰朕平日用之古人謂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皆當踐履　二月庚辰進呈知福州梁克家乞宫祠　上曰與復觀文殿學士趙雄等奏欲令再任　上曰難云再任可降指揮依舊知福州

臣留正等曰　壽皇聖帝每降一指揮必經聖慮如此不云再任而云依舊者待大臣之體也推此類言之則萬幾之間豈容有苟簡而不審者乎

壬午宰執進呈未及展讀　上喜見顔色宣諭云内侍賜北使宴自淮上回言麥正闕雨先得一雨後

支倉賑
義米濟

得三尺雪雄等奏陛下無一念不在斯民去歲雖旱先事措置米價不增民無流殍　上曰亦賴卿等處置精審雄等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三月終　上曰正合朕意於是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樁積等米廣行賑糶今雖聞諸處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所矜憫可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重寘典憲　己亥進呈太府卿蘇峴擬除閩漕　上曰師揆來乞此闕

不欲宗室近屬作郡

趙雄等不任怨

乃是師垂爲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萬緡兼聞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則近地州府都占了莫若以高爵厚祿使之就閑卿等更議之既而雄等奏陛下方務廣恩既難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會亦涉商量須因人言乃可議此　上曰如此則且令師揆依舊淮西運判却別以一闕與師垂使避其兄庶幾事體順乃除師垂閤漕

臣留正等曰此　壽皇聖帝本意也優之以爵祿而不責以事權親親之義恩莫厚焉而雄等乃以廣恩爲辭何哉君唱而臣不和二三執政於是乎有罪矣

殿問土
策圜

擢由及
黃等第

減私
公房

三月己巳　上御集英殿策進士有曰司寇圜土古之刑也近世殺越人于貨徒流而已覆出爲盜將何以懲圜土之制今可議乎是日宰執先赴奏事宣宗御賜題聖諭云成周圜土之法乃以處姦惡今配隸盜賊甚多欲舉行其法故以此發問觀其對如何

臣留正等曰臣伏讀聖語至此然後知　壽皇聖帝所以策士之意不爲虛文矣故特著之

是月賜黃由等及第出身有差　詔應臨安府及諸路官私房僦不限貫百十分減三　閏三月辛巳詔諸路監司帥臣歲終各以所部郡守分三等治效顯著者爲臧貪刻庸繆者爲否無功無過者爲平詳

郡守臧否分三等

訪問蠶繭絲薄

加考察具名來上內藏否各著事實如考察不公令御史臺彈劾　夏四月癸丑宰執奏事畢　上宣諭曰昨日臨安取到諸縣繭亦薄已令宮中繰絲看矣既而樞密院從容論事因及今歲雨暘　上曰今歲雨暘以時而繭蠶反薄大麥亦穗短宮中所養蠶亦如此殊不可曉道來已諭三省令王佐體訪求所以未至上淮等奏陛下愛民軫念及此天下之幸庚申奏事畢　上曰雨恐妨麥已降香祈禱矣又曰曾問王佐蠶繭今年如何薄趙雄等奏佐方取繭繰看亦徧詢諸縣續具奏聞　上曰聞今年民間養蠶太多葉既艱得又食溼葉所以繭薄孟子謂五畝之宅植

之以桑乞失其時則可以衣帛矣誠哉是言也

臣留正等曰麥穗之長短蠶繭之厚薄彼城闕膏粱之家蓋有問之而不知者矣而萬乘之尊迺能取麥於野外繰絲於宮中以較其長短厚薄聖問諄復至於再三何其憂民之切耶商三宗周文王蓋無逸所謂知稼穡之艱難者誠不至若是勤也嗚呼豈不謂盛德哉

讀真宗正說

甲戌史浩等奏昨經筵讀　三朝寶訓徹章臣等奏請繼讀何書登日詔　真宗皇帝正說宜以進讀自是間日退朝必御崇政非休暇未嘗暫　上臣浩嘗讀正心篇論黄帝無為天下治　上曰所謂無為者

豈宴安無所事事之謂乎臣浩又讀剛斷篇讀漢武帝知郭解能使將軍爲言其家不貧　上曰武帝如此可謂洞照事情臣浩又讀大中篇論爲政之道本乎大中　上曰勿渾渾而濁勿察察而明卽此理也臣等切窺聖意罔不推見淵徹固將耳受躬行追成乎景德之盛自昔人主臨御日久非内惑聲色則外事畋遊其敝則至於溺浮圖求神仙今陛下天縱聰明日躋睿智歲時甫浹篇帙再周帝王之汲汲孔子之皇皇不是過也伏乞宣付史館詔從之　是月詔講筵記注官侍立並以所聞退書其實　五月丙子上曰近日都下銷金鋪翠復行於市不必降指揮只

戒京尹禁金翠等論集議

諭王佐嚴加禁戢若有敗露京尹安能逃責耶朕以宰耕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輒示之　己卯進呈尚煇　對言集議唯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議狀如論科舉則禮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　上曰如此則廢集議矣趙雄等奏煇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亦可從　上曰今後遇事旋降指揮　是月以讀　真宗正說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注官宴于秘書省　六月戊午戶部言去歲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旱傷共檢放上供米一百三十七萬九千餘石隨苗經總頭子勘合等錢計二十六萬六千餘貫詔並與蠲放　庚申

下闕

因旱寬恤 命侍從論思獻納

首從程顥遊復以儒學名世淵源所漸尤為深遠
上書令祖謙編次文鑑一書稱其用意有補治道乎
生著書至多皆以繼絕表微扶正息邪晚年所輯大
事記雖未及就其經世之意亦可槩見其他所著經
説海内往往家傳人誦與伊洛之書並行于世云
八月丙午宣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思所以寬恤
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之拋招軍並與蠲免
　壬子召侍從官王布呂以下頒示御札曰朕謂侍
從之臣當以論思獻納為任今後事有過舉政有闕
失卿等即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入奏務在於當理
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　壬戌樞密院進呈淮

安集歸正人　趙雄罷相　王淮右相　守改官作縣法

西運判趙彥逾奏本路歸正人約有二千餘人強壯者欲委官總轄教閱以機察其動息　上曰其人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已安自成生業若遽然差官前去總轄乃所以搔擾使之不安剳子不須行　是月趙雄罷相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

以王淮為右丞相　九月甲午進呈提領贍軍府燕世良申前官吳淵薦本所幹官楊繹與陞擢差遣令復措置開清有勞乞申前命緣其人令合赴部改官未審如何或只與堂除知縣　上曰朕方與卿等與守此法姑候一任回却與陞擢

出募賑　遵分六法
爵民濟　守吏察

臣留正等曰初改京官必令作縣所以試其臨人之材也　壽皇聖帝執此之政堅如金石雖有當陛擢者猶待其任回日然後與之操斷如此其不肯徇私意以隳成憲也必矣

是月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賑濟　冬十月癸亥中書門下省言乾道八年七月內已降指揮御史臺合覺察彈劾事件並分隸六察如有違戾去處令監察御史隨所隸事許令訪聞覺察聞奏　詔劄下御史臺六察遵守施行　甲子　宣諭付出知臨安府王佐按新寧國府監押王康成爲人使到赤岸欲上岸赴宴間康成乘馬經過不下馬　上曰可罷新任

命令經由三省

差遣又曰所以王佐奏狀不欲徑批出施行尋常文字須是經由三省施行方合事體記得向來參政周必大曾有此請故朕遇事不忘

臣留正等曰國家置二省謂之朝廷政令必自朝廷出所以正體統示公道防過差也故不經鳳閣鸞臺不名爲敕而御筆特旨往往爲斜封墨敕之漸其源豈可啓哉　仁宗皇帝嘗謂天下事每與大臣僉議方爲詔敕或有内降皆許大臣執奏臺諫論正令觀　壽皇聖帝於王佐之奏不欲批出且謂文字當經由三省其眞得仁宗皇帝之意歟

頒忠義傳

頒忠義傳國子監簿喻良能所進也起於戰國王

以荒歉罷雪宴　歉歲舉行舉子

竭終於五代孫晟上下一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九十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學授之將帥　上曰忠臣義士不顧一身誠可以表勵風俗　罷雪宴先是年例賀雪即賜宴以連歲荒歉艱食詔權罷　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饑貧以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令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寒冷棄子或多若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通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慮而皆獲收養矣舉行荒政此其一助詔從之　辛卯進呈吏部侍郎趙汝愚奏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

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舉則坐以謬舉之罪　上曰此說極是可從之王淮奏御筆抹若干人字令乞作二三人　上曰可

是月詔諸路賑饑　新除浙東提舉朱熹入對奏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

之風未著而贓汙者驕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有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壅已也則或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

朱熹論浙東捄荒

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史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捄荒事 上曰連年饑

歎朕甚以爲憂州縣檢放多是不實時熹乞勸諭推賞上曰至此却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曰朕方欲如此措置寛恤數事熹又奏星變事上曰朕恐懼未嘗一日忘上又曰朕未嘗一日不三省吾身熹續又奏自今水旱約及三分已上即乞并第四等戸依此施行又奏乞推行建寧府崇安縣社倉法於諸路州軍熹又上宰相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少財散猶

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　復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洞本唐朝李渤舊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樹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本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以印本九經七年又官其洞主明起是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爲歸老之地及卒葬焉其子比部郎中環復置學館以敎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後經兵亂屋宇不存至是復之　十二月甲

宮中種麥

舉行荒政二事

子進呈范成大具到上元縣所種二麥王淮等奏得成大書謂春麥惟郭剛能言之蓋北人謂之刼麥上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看淮等奏　仁宗皇祐元年五月召近臣以下於後苑寶岐殿觀刈麥仍諭以新創此殿不欲植花卉每觀種麥於此今又見其成庶知民事之不易陛下可謂同符　仁宗矣

葛邲言荒政二事一乞特降指揮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災傷年分本處知通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遵見行條法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不得令本州抑勒縣道陪備一乞降旨應荒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為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

修淮東捍海堤

舊兵卒公吏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所費不貲亦合
裁減兵卒亦宜存留以防緩急詔並從之　是冬淮
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去處舊有捍海堰
一道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始
自唐黜陟使李承實所建遮護民田屏蔽鹽竈歷時
既久頹圮不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
溪鹽官方有請于朝凡調夫四萬八千用糧三萬六
千有畸而于錢不與焉一月而畢規模宏遠高出前
古遂使海潮沮洳舄鹵之地化為良田自後寖失修治
宣和紹興以來屢被其患每一修築必至申明朝廷
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專委淮東鹽司令後捍海如

重定舒蘄鑄額　川官差遣　賑兩浙饑　嚴失入法　詔勸農種春麥

遇坍損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則便要官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寖淫以至大有衝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從之　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爲額　詔久任四川監司郡守之人令吏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來奏事指揮候到闕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寮之請也　雨雹□□□

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　是月賑兩浙饑　初池州汪青生盜發遁角誅後他卒事覺知非青罪詔失入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明矣　內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

論監司臧否得失

詔降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　三月戊子臣僚言監司帥臣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意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過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辨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而不言其疎謬或畏其彊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而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爲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乞詔諸路監司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

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黜亦須具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析以聞詔除初到任人外餘從之　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學録甲獻書萬言大略謂人主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腹心而不專任大臣以巡邏伺察為耳目而不明用臺諫令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死黨分布要近良臣吞聲義士喪氣願陛下哀之救之至於民兵之害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舒蘄鼓鑄民不堪命西南諸夷乘間

詔宰臣擇監司郡守

出沒而馬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驕其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有司理財一切用衰陋褊隘之策至於賣樓店括學田鬻官地而所在爭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赤子無寧歲矣其末言今日之事欲正其本則在陛下講學　夏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宰臣王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苟選授之際惟計資歷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為政在人卿等其謹之毋忽

禁浙路圍田　詔舉監司　賑饒州飢　減任子數

六月辛酉詔浙漕行下所部州縣常切禁止官民户毋得將草蕩圍裹成田如失覺察其漕臣取旨施行　詔侍從臺諫舉官堪充監司者各一二名　是夏饒州飢命賑之　秋八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聞奏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員郎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行集議裁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兩酌中定爲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司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

官至朝奉郎并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員之議詔從官集議至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　淮東蝗　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先是詔少師史浩少保陳俊卿赴闕陪祀並辭不至　癸巳御講筵侍讀鄭丙進陸贄論奉天上尊號狀　上曰德宗不達理如此禍難未平乃欲加上尊號

臣留正等曰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汜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

修州公王梁家相
眞陳塘淮克並

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册稱之以其能損己也然則人主之重輕初豈在於名稱之增損哉況德宗當播遷之際此正人心向背天意去就之決也痛自貶損猶懼不足以仰承天意俯結人心而乃近從末議重益美名且謂陸贄曰卿宜爲朕思量應亦無妨者其不達理甚矣　壽皇之言眞德宗之砭劑歟

甲午淮南運判錢冲之言眞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周回百里本司近已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𥕢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處乞於楊子縣知縣縣尉銜内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歸從之　是

主聽無黨

聽則明

月以王淮梁克家爲左右丞相　冬十一月癸酉宗正丞樓鑰轉對諭士大夫風俗事　上曰唐文宗說去河北患易去朝廷朋黨難朕常笑之有何難事只是主聽不聰

臣留正等曰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能免也特在夫人君有以辨其邪正而已邪正一辨而小人始不能以勝君子矣不然則根聯固結其禍豈可勝旣哉慶曆中　仁祖銳意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議陷之所賴　仁祖聰哲洞見其事琦弼仲淹等雖暫

論陸贄猜忌

罷黜旋復擢用令所謂元老大臣使人想望其風采而不可見者皆當時所謂黨人也向使 仁祖聽之不聰辨之不審則小人誣罔之計將至於滋蔓而不可解而此數君子者死於黨人而後已尚何足以致慶歷之盛哉 壽皇以去朋黨之難歸於主聽之不聰眞可謂知言之要者也

甲戌吏部尚書鄭丙讀陸贄奏議奉天論蕭復狀至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回互則蕭復不當受疑 上顧丙曰德宗猜忌可謂不明丙奏曰德宗見理不明故每事猜忌當患難時陸贄之言多聽納及事定後贄

名器豈可假人

言雖懇切亦不免見疑矣　上曰此皆不學之故臣留正等曰人主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明是非辨邪正而天下之物交不足以蔽之而已甚矣唐德宗之蔽也奉天之守實蕭復姜公輔等是賴德宗雖以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盧杞裴延齡之徒謀國無厭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為賢夫是非邪正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而德宗乃顛倒錯亂如此豈其心惡治而欲亂耶是皆不學之蔽也　壽皇聖帝之言若見其肺肝哉

庚辰鄭丙讀陸贄奏議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第二狀畢丙奏曰官爵天下公器人主所當吝

惜　上曰此人君厲世磨鈍之具又曰名器豈可假
人
臣留正等曰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
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矣天寳
之季嬖倖傾國爵以私受綱紀蕩然流弊至於肅
宗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名器抑可謂濫矣
德宗且欲授官於捧瓜絜果之微豈非家法之壞
至是極耶播遷之禍幾至亡國無足怪者　壽皇
因讀陸贄奏議乃有名器不可以假人之言二十
八年之治所以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者蓋能
深戒前代之失永貽萬世之訓也

夔飢許臣射
路　文燕

是月夔州路饑　十二月戊午宰執進呈乞令太學生習射事　上曰向來玉津園燕射惟武臣射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射

增入諸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十九